

堯樂博士回憶錄 (二)

三角同盟的秘勿

堯樂博士

中央宣慰大員羅文幹為實踐諾言，堅持盛世才的主張，請馬仲英到迪化就任東疆警備總司令新職。馬仲英則鑒於迪化城裏、鎮邊樓下，前中央宣慰使黃慕松臥室窗前，四一二政變要角，新任新疆軍政三要員陶明樞、陳中、李笑天的血迹

未乾，盛世才敢在中央大員之前連殺三人面不改色，身為盛世氏讎敵，勢不兩立的馬仲英，駭怕他將自己依樣葫蘆，如法泡製，自亦是人之常情。當馬仲英帶着風潮的口臉，向我說明他必欲在哈密宣誓就職的緣故，我表示我本人不但諒解，而且深表同感。

羅文幹艱難伊犁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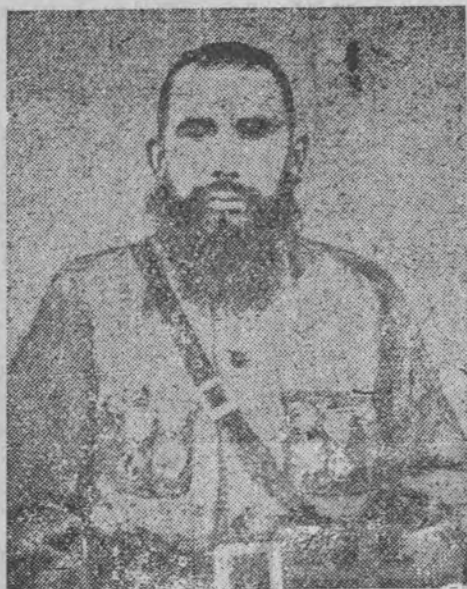
因此，當談判之局又次擱淺，我便在徵得馬仲英的同意之後，挺身而出，再打圓場。我在一次會議席上，起立發言：

「關於馬總司令就職地點的問題，本人認為既不必西上迪化，也無須東下哈密。乾乾脆脆，就在東西兩點之間的吐魯番吧。至於就職的時間，更不妨趁着羅部長離此返回省城迪化之前，唯有這麼樣辦方可省時省事又省力，且能兩全其美。」

我的意見一提出來，馬仲英以默然表示同意，羅文幹先生則似在作會心的微笑。

。雙方既無意見，這一個死結便算迎刃而解，接下來便由我以當地駐軍首長，——東道主的身份，向羅、馬兩位徵詢有關事務上的意見，訂好了日期，佈置了馬總司令宣誓就職典禮的會場，當日由羅文幹監督，本人列席觀禮。就在羅文幹先生羈留在吐魯番的最後一天，辦妥了這件大事。

當軍樂悠揚，歡呼之聲直干雲霄，我坐在典禮臺上，私衷大慰，振奮鼓舞的心情，和與會羣象同樣的熱烈。這種熱烈的心情，實基於一份稍嫌天真的美麗憧憬，我們新疆人遠處邊陲，孤陋寡聞，從不曾見過比民元到民國十七年主新的楊增新氏更好的官，我們渴切盼望盛世才先生能够成爲楊增新第二，使新疆安內攘外，永遠屬於中華民國的版圖，新疆人決不欲淪爲亡國奴，被俄國老毛子牽着鼻子走。新疆人衣食無憂，自古及今，從不會出現這家族以至個人的生存問題，有的，那便是外侮之日，以及內在政治環境的動盪與不安，爭戰捷伐，內爭不已，從而引起種族的仇恨，無謂的屠殺，和絕對可以避免的犧牲。



佃戶出身的和加利牙孜。

戰爭、流血，往往是星星之火終於燎原，或則為變起倉猝，禍亂爆發於時時之間。當金樹仁的暴政云亡，盛世才以新銳姿態掌握新疆的軍政大權，和他勢不兩立的回族少年英雄馬仲英，居然也因一度受挫，勢孤力單，於焉俯首就範。就我們新疆人看來，東疆警備總司令馬仲英的就職典禮，正就是東疆三年動亂的總結束，全疆和平繁榮的里程碑，叫我們怎不頹手稱慶，欣幸愉悅。

羅文幹的吐魯番之行，一力促成了盛、馬談判的獲致協議，馬仲英部的順利改編，尤其主持了馬仲英的就任新職，平心而論，他化費了不少的心血與氣力，同時也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。故所以，當時的羅文幹先生，興奮歡欣的心情，和我們新疆人並無二致。我們都認為東疆糾紛解決、矛盾統一，迪化和哈密，已在開始和衷共濟，以臻新疆同胞於安居樂業境界的共同努力階段。當時東疆方面所未能達成的兩個小問題，無非馬仲英領一筆開拔費，然後迅即開赴哈密防區而已。而這兩個小問題都祇要盛世才點一點頭便能解決了的。

然而時至今日為止，我仍認為羅文幹先生不失為考慮週詳，面面俱到的「有心人」，他促成了盛、馬和談，使盛、馬之間的糾葛圓滿解決，祇是他仍在為未能邀同馬仲英赴迪化這一件「小事」耿耿於懷，朝夕難忘，他覺得對盛氏仍有力不從心，未能全部達成任務之感，於是他以便利往後雙方連絡，和他自己有所交代為詞。向馬仲英總司令力請，請馬仲英指派駐省城迪化代表二人，隨同他回迪化覆「命」。

對於國民政府行政院，外交兼司法部長羅文幹先生的此一要求，馬仲英的反應是痛快淋漓，如應斯響，他派顧問張雅韶、參謀姚治平，擔任他的全權代表，搭乘羅氏專車，直駛迪化。

羅文幹先生以為他已使盛、馬之間的爭端迎刃而解，從此以後，盛世才不再會有東顧之憂。於是他為了施展他的外交長才與政治抱負，羅文幹先生亟欲更進一步，將他的折衝俎尊，政治運用擴而向北。他願繼續努力，將盛世才與新疆老將，伊犁屯使兼陸軍新編第八師師長張培元之間的不和與齟齬，也憑他的三寸不爛之舌，順利予以解決。

於是羅文幹先生便帶着馬仲英所派的兩位駐省代表，邁返迪化。盛世才眼見馬仲英未曾同來，難免稍感失望，然而他對於羅文幹氏再接再厲，打算再赴伊犁，謀致盛張（培元）之間矛盾問題的和平解決，仍然表示贊可與支持。盛世才派率領東北義勇軍入新將領之一的邢占清，和天山日報社長魯倫為省方代表，隨同羅文幹氏，乘專車直抵伊犁，從事談判。

中央大員奔走調停

羅文幹在伊犁進行和議的步驟和手法，跟吐魯番和談如出一轍，並無二致。他也是以中央大員身份召集省（迪化）伊（伊犁）雙方和談會議，報告他的入新任務，宣揚中央德意，並呼籲全省軍民精誠團結，共同從事建設，最後則以單刀直入的方式，向張培元提出要求，請他捐棄成見，不計前嫌。

然而這一次的和談前奏，羅文幹先生却一開頭便碰了壁，張培元是新疆軍界的元老，政治的重鎮，他可以稱之為中國舊式軍人的典型，忠誠剛直，重然諾而輕生死，言出必信，行必有果，同時他成見甚深，嫉惡如仇。在他的心目之中，盛世才是他誓不兩立的讎敵，其間決無轉圜妥協，討價還價的餘地。張培元不但值盛世才在四一二事件中反戈相向，逐走金樹仁的作為，尤其對於盛世才的挑撥離間，而使他和金樹仁絕情絕義，形同水火的往事，一刻都不能忘懷。當然，最主要的因素，容或還是盛世才昔為張培元的部下，盛世才在新疆的歷史、資望與閱歷，跟他判若雲泥，無從比擬。因此，當羅文幹先生的和平要求方始提出，張培元便毫不容情的率直拒絕。羅文幹先生希望他和省方團結一致，張培元的答覆，就祇有斬釘截鐵，全無迴旋餘地的兩句話：

「我就是不讓盛世才當邊防督辦，其他的事情什麼都好談。」

羅文幹先生也曾繼續努力，百計千方的企圖改變張培元的強硬態度，但是張培元恩怨分明，其志已決，他堅守原則，絕不動搖。遂使政治長才、外交能手如羅文幹先生者，都束手無策，無可奈何。伊犁談判打從開始的時候起便已宣告失敗。羅文幹先生祇好遣回盛世才所派同去伊犁的兩位代表，他自己則深感無顏再見盛世才，又不甘繳羽而歸，惹人恥笑，同時也想利用旅行機會考察一下中蘇邊境的情況，看看老毛子是否已經有了染指新疆的準備。所以，他不再回迪化了，乾脆取道俄羅斯境，兜了個大圈子邁返南京。

以上所述，都是盛世才要求俄援，因而被迫倒向蘇聯前夕，新疆盛——馬——張之間和平談判宣告破裂的真情實況，亦為爭執已久，莫衷一是的近代史一大疑案，就我以身歷其境的資格，作一公正而客觀的批判。我所提供的史料全有事實根據，決非向壁虛構。不錯，引起新疆好幾年動盪不安的哈密小堡事件，我是率領維胞反抗暴政的主角。野心勃勃，氣吞河嶽的回教少年英雄馬仲英也是由我而進新疆去的，往後盛世才實施其向蘇聯一面倒，企圖赤化全疆的政策時也我反對最力，而且因之被迫離新，但是時至今日我仍然要說，當盛世才就任伊始，我爲了新疆全省的和平安定，我仍還是願見盛督辦安內攘外，有所作爲，我會殷切的盼望盛氏能成爲楊增新第二，爲鞏固盛氏初建立的政權，明地暗裏，我確會盡了相當的力。所以，由我現身說法來敘述這一段史實，我敢於說我能守正不阿，決無偏頗。

根據我所引述的事實經過，明眼人一望而知，民國二十二年新疆四一二事件以後，中央接連兩次，特派部長級的大員入新宣慰，始終是在支持並且協助盛世才、劉文龍爭取內部的安定，消弭省境的混亂與內戰，更進一步促成全疆團結，安內攘外。如今雖已事過境遷，但是未來的中華民國史上，當年中央綏靖邊陲，愛護邊胞、鞏固邊防、強化邊政的一番德意，以及黃慕松、羅文幹兩位大員所作的多方面努力，那是絕對不容輕易抹煞的。尤其如今黃慕松氏業於病逝民國二十五年於廣東省政府主席任上，羅文幹先生亦於抗戰末期物故於粵北，倘若爲了利己的辯白，厚誣無法起於地下加以駁斥的故人，那也是不可原諒的行爲。據盛世才「反帝戰線」六卷六期發表關於這一段史實的自述，他指斥黃慕松坐而言，倡導「三角同盟」，羅文幹則繼之起而行，爲「三角同盟」的組織者。盛世才所謂的「三角同盟」係指新疆省主席劉文龍、伊犁鎮守使第八師長張培元和馬仲英，由黃慕松、羅文幹先後聯絡成功，造成三角關係的力量，自伊犁、吐魯番夾擊迪化，「顛覆」盛世才的政權，破壞新疆並且給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「謀取地盤」。

可是我以當事人之一的身份，——因爲當時吐魯番是我的防區，駐的是我的部隊，而馬仲英則在此以前一向和我共同進退，並肩作戰。我可以鐵的事實爲證，黃慕松蒞臨新疆，一直住在迪化，盛世才所指的劉——馬——張「三角同盟」的三位主角，黃氏只見過劉文龍一個。至於馬仲英和張培元，則終其生未嘗謀面，又何來「陰謀」之有？其次，羅文幹確是僕僕風塵於迪化、吐魯番、伊犁之間，他跟劉、馬、張三位，算是都會見過，也會接席而談。然則，談來談去，無非敦促馬仲英、張培元莫再反盛，和平團結而已，何嘗有「同盟」的組織，又何曾有「倒盛」的隻字片語。相反的，羅氏爲使盛世才的政權穩固，新疆的和平安定實現，他曾忍耐過馬仲英的少年英盛，咄咄逼人，也曾忍受過張培元的倔強固執，嚴峻拒絕，這些氣，看來羅文幹先生真是白受了呢。

或云，盛世才先生「三角同盟」之說，係由於劉、馬、張三位，在同一時期之內，同作不利於盛氏的舉動，因而產生。然而，筆者以八十有餘之年，深願在此爲歷史作見證。至低限度，馬仲英和劉文龍、張培元兩人，不但素昧平生，絕無一面之緣，而且，在我們反抗金樹仁暴政而與省軍作戰期中，馬和劉、張，可謂不折不扣，誓不兩立的敵方，甚至於，這三位先生自始至終，更從無一字一函一電的來往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試問「三角同盟」如何結得起來。

根據事實，平心而論，當年馬仲英、劉永龍和張培元，不約而同的一致反盛，那純粹是出之於一種巧合。因爲「當時三大反盛力量不但從無連絡，而且也毫無往還。他們可以說是各自爲政，互不與身，各幹各的，同時也是各反各的。否則的話，以馬仲英的一支敗軍，便能圍困迪化，使盛世才迫不得已的去向蘇俄求援，接受了全盤赤化的條件，倘若三角同盟果若屬實，祇怕盛世才先生是早就垮了。

馬仲英之反盛，完全是個人權位之爭，其中癥結，前文已有敘述。張培元的堅持不許盛世才督辦自爲，那才是真刀真槍，誓不兩立的真反，權位之爭外，又復加上了私人感情因素，和一份主持公道的義憤之心。盛世才曾是張培元的部屬，他曾在哈密離間金樹仁與張培元，使得他們因將帥失和而張培元負氣北走。再加上四一二事件盛世才的陣前倒戈，逼走金樹仁，乘機攫取督辦一席，在張培元看來，盛世才對金樹仁不忠，對他自己則不義，而如此不忠不義的人，又怎能讓

劉馬張各自爲政

他坐上督辦的寶座，此所以他必欲誓死反對。

遭了冤枉的是時任新疆省主席劉文龍，劉文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，而且當時年紀也相當的大了，迄盛世才督辦為止，他已是三代元老，新疆政界最資深的首長。劉文龍是楊增新的好友、僚屬，他在新疆多年，曾經親眼目睹老朋友、舊上司楊增新的慘遭暗殺，死於非命，以及舊同僚、新上司金樹仁的越牆出走，被迫逃亡。在那種兵荒馬亂，羣雄崛起，既陞不安而危機四伏的環境裏，被人「流血五步、伏屍二人」的場面看得多了，如今被人擁為一個大權旁落，充作大傀儡的省主席，尤其在真正的四一二事件主要份子陶明樾、陳中、李笑天悉遭屠戮以後，他觸目驚心

，坐臥不安，一心只想保全老命，急流勇退。事實上，劉文龍連不甘傀儡自居的勇氣都沒有，他祇是想早日脫離是非之地而已。因此，他對於本身所居的職務難免消極，神情也頗為頹廢。劉文龍為明哲保身而居高思危，在盛世才來說，則無異他在明白表示不肯同艱苦，共患難，合力應付當前大敵的消極抵抗。於是他又強將劉文龍納入三角同盟之一。

經過了以上的分析，由而可知，盛世才所謂的「三角同盟」，劉文龍虛有其表（為盛氏表揚的「表」），其實無份，而真正反盛的馬仲英和張培元，不僅先前是兩軍對仗，必欲殺個你死我活的仇敵，而且，張培元在楊增新主新時期就已

經官拜軍務科長，他的門生故吏遍新疆，馬仲英再能打仗，他也不會把他看在眼裏，放在心上，更別說什麼組織聯合陣線，分庭抗禮而一致倒盛。馬仲英呢？他也曉得張培元是新疆數一數二的人物，他自己已長驅入新，出生入死，乃至於再進一步的要跟新任督辦盛世才決一死戰，目的祇在於登上新疆邊防督辦或省主席的寶座，他跟盛世才都勢難並立，對於威望素著的張培元，他當然是避之猶恐不及，再怎麼說也沒有携手合作的道理。

「三角同盟」也者，經此一番分析，任何人都都不會相信它曾經在新疆存在過的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雜誌第五卷合訂本徵求預約啓事

精裝本每冊定價柒拾元預約伍拾元，平裝本每冊定價伍拾元預約叁拾伍元。

本誌第五卷第一至六期已出齊，茲為供應讀者需要，特將第五卷各期存書裝訂合訂本，（目錄詳見本期第二頁），即日起徵求預約，精裝每冊定價柒拾元，預約特價伍拾元，平裝每冊伍拾元，預約特價叁拾伍元，五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出書，存書無多，預約請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收。合訂本僅供讀者郵購，不另發售。